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

脩身當學大學之序以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

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
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
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
燕享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
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
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
雅言正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
稱頌德美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
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能治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
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
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絶周歷未建故用天正今
之正月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絶于天矣聖人一
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三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舜所以治
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篤
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固但限以形故不可更相
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
生之謂性先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
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
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
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
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
情動為心質幹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
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
也今人言天性者亦緣天性剛急俗言天戒皆生來
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
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
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
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
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
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
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
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
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
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

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
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
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
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
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
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已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
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
爲曹公所拜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
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
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日言）此
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
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
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
而强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雖未
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耳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
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
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
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
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絕葷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死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死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
耳
犬吠暑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門潛道本胡氏注云識者疑其問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
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
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
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
誠心正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
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
至於聖人君子之學靜而已矣反躬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雖犬至輕雖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
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
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
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嘆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我以文約我以禮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
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
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
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
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
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
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敝焉而有執者楊墨之
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妄攘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攘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

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魯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
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
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外非聖人
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
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
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
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
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
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
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
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
類乎不類乎 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
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
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
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

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
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
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塞言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
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
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奠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
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猶是
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則失乎本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則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
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

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曰
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
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
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
擾也故善學者臨死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
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
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
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
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
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
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
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
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
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已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
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
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
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
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
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
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
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覺後覺而老子
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忘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

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絶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
所以防其欲戒其後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事理一致微顯一
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則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
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
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
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尹
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尹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
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
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爲不
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是以知其始死生之說
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
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
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書莫病於自
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

至於喪已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

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
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
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
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胡本本字下有而字）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
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
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擯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
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魯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
魯子而已魯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
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
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五 沅州十二月初三日校

河南程氏遺書附録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 集有兩字 有奇 一作異 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師府其出守皆禁密大

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無爲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拒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

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

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罕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

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閫（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

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
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
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
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
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
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
生以臨民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嘗二字）又問御吏
曰正己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
忘怠（集作忽）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
用于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

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
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
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
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
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
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
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上四十三字）立
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集無此字）
最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
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

天下莫不聞至於纂作委曲纖細纂作一言一行足
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爲
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
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
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
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
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

動也神遂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
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於資禀徹絶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
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交于兄弟則緯緯有裕信於
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悔於纂無字屋漏臨
政愛民則如保乎纂無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
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
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
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
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

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
眞可謂大丈夫者（集有歟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
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
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
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
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
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
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
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
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
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
民莫不稱先生咨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
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
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
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
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

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集無而字必合集作曲乎規矩韋繩蓋眞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集作白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

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父(集無父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

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

以應之其出愈新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以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李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先生生而有姿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足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亳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内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拟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脩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
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
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乎享用其言故
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
也擢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
事常辨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
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
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
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
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

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
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
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
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
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
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
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
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華心大抵類
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
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

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
日不擁裘不御蓋時將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
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
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
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
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揣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
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
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
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
救死不暇安能殺人默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
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
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
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措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
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
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
石宵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
見而夕歸飲其和葯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
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
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

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
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頑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
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
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
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眞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
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
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
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
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
此舒陰自此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

子之德其融心瀜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
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
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
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呂大臨

哀詞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
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
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
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
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

據京師圖書館宋刊八行本校

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朱熹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

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博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博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博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獨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

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案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

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追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所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

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親文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又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富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親文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然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覩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瘁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賜坐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

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

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

呂申公家傳又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呂申公繫年錄云了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

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竊稱賀訖而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嘗欲

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嘗欲可乎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

可乎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

禮無言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今從素衛子瞻

禮無言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今從素衛子瞻

請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輩食素素菲輩食肉又如于綸于

請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輩食素素菲輩食肉又如于綸于

喜左傳注錄云舊例行香齊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錢于綸破

喜左傳注錄云舊例行香齊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錢于綸破

蔬饌然以麤糲遂論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嘗取歐說書往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

蔬饌然以麤糲遂論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嘗取歐說書往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

從一日門人泊淳夫以歐語質之正叔亦不有矣是後蔬饌因以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街之遂立敵又語錄云侍呂申公爲相兄事伊川迫入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消酲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室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盡言集亦不肖耳一日赴講會上疾痊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

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日
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
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
仲爲蘇軾所誘脅謗論事皆用軾意又呂
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
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犹直稱然意
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
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爲
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
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
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
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
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
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
一易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
者謂頤大使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
故舊頤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

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
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
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
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
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
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輔於聖明臣雖終老
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
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
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
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
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
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
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
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
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
軾弟轍執政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

故曄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慁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枯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舊錄）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本集）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制見本集）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直范夔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以即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敘復過優亦謀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說行惑亂衆聽而尹

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左括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

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訇訇以弟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木木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惜一作維）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

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數或觀于禮學者趣之（一作遂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洗心[illegible]去[illegible]期[illegible]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長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閒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大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畀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

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凡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大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顧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顧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顧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紳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理學西都有邵雍程顥又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陋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

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丙寅十一月廿四日據宋刊十一行本校定

藏園居士傅增相